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75  
27 November 1987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二届会议

#### 第七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马托斯·普利恩萨先生（副主席）（葡萄牙）

嗣后：弗洛林先生（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3〕：（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467/A

在主席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副主席德马托斯·普里恩萨先生（葡萄牙）主持会议。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33（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2/22, A/42/22/Add.1）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2/45）
- (c) 秘书长的报告（A/42/659, A/42/691, A/42/71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2/765）
- (e) 决议草案（A/42/L.26和Corr.1, A/42/L.27和Corr.1, A/42/L.28和Corr.1, A/42/L.29和Corr.1, A/42/L.30和Corr.1, A/42/L.31, A/42/L.32, A/42/L.36）

纳赛尔先生（卡塔尔）：坚决反对种族隔离是我国公开政策的基础。我们呼吁停止剥夺南非大多数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不要只把这些权利给予在罪恶的殖民主义时代来到这个国家定居的外来少数人，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被人们当作是非洲大陆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这个政权的标志是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利，他们仅仅代表总人口的不到15%。这个政权剥夺绝大多数人在政府任何机构中派有自己代表的权利，并且使他们处在一种非人的状况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成为残暴的受害者，并且被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利。这种局势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继续违背历史潮流，剥夺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让一个种族享有优越地位的制度不能够继续下去，必须加以废除。

自从大会将有关种族隔离的项目列入议程和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并通过决议以来——也就是1960年以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直不断地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通过的决议仍然得不到执行，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对付种族主义政权的认真态度，而且不愿意实施强制性制裁，以迫使这个政权遵守国际社会的意愿和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公然明目张胆地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政权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而且也是因为采取暧昧立场的某些国家怂恿这个政权。这种态度使国际社会采取的统一立场出现了漏洞。

然而，在带来一线希望的最近的事态发展中，人们可以看到，曾经不愿意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坚定和坚决立场的某些国家最终已经决定通过国家立法来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这是一个受到人们欢迎的迹象，它表明全世界对局势已经有了理解，并且决心对抗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我们希望，所建议的这些步骤将有助于鼓励南非人民的斗争，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国际社会的意愿。

以色列仍然列在无视联合国决议、同南非进行合作的国家的名单上的首位。以色列继续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在所有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并不期待以色列的立场会有什么转变，因为这两个政权有着同样的思想意识和紧密的联系。

我国再次重申声援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国家。我们反对种族隔离的坚定立场体现出阿拉伯鲜明的政治态度，这种态度的标志是把阿拉伯国家与非洲大陆国家进行合作和声援当作最优先的项目。这一点也体现在本月份在阿曼举行的首脑会议的最后公报，最后公报再次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策表示遗憾。联合国应当尽一切力量迫使这个政权改变其反常的态度。

我国重申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并希望会员国将确保执行受到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挑战的有关决议，以改变这种令人遗憾的局势。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种族隔离是已经作为一项统治原则的种族隔离制度，

用联合国的话来说，无论是在思想意识还是在实际行动方面，种族隔离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

在具有良知和理智的所有人民看来，种族隔离的政策和措施完全否认了作为我们当今世界建立社区间和国家间关系的基础的所有价值、原则和准则。

还有什么其它方法能描绘这个政权呢？这个政权每天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的行动都蓄意违反这样的基本原则：比如尊重人身自由和尊严、维护和促进人权、各国人民的自决、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关系与和平共处等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违背历史潮流的政权，它采取顽固和盲目的态度，企图长期维持一种不得人心的状况，压迫和镇压——经常是以血腥的方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而这些人罪过仅仅是他们有黑色的皮肤、他们渴望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在和平与平等中生存。

南非少数政府并不满足于在南非国内进行种族压迫，这个政府还认为它可以转移视线并争取时间，企图把种族主义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40年来，南非政府一直反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阻碍纳米比亚的独立。对外，比勒陀利亚政府实际上已经把睦邻原则变成持续不断的侵略行径，变成通过军事和经济破坏企图破坏前线国家稳定的行动。

这些侮辱法律和理智的行径无视全体人类的良好，影响了非洲大陆的整个南部地区，极其严重地危及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各个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一致谴责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径。在联合国的推动和指导下，国际社会普遍动员起来，使得这一罪恶的各种表现形式大白于天下。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拆除种族隔离，并用一个通过南非全体成人充分和自由行使权利而建立的不分种族、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取而代之。这个社会必须建筑在自决和多数统治的原则上。南非应该是统一、而不是四分五裂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比勒陀利亚一直只是以轻蔑和傲慢的态度来对待联合国多次发出的呼吁，甚至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加剧对内镇压，加强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控制，强化对邻国的军事入侵。种族社区进行的虚假的选举、以及该国最近出现的所谓的改革和有选择、有条件地释放政治犯等等，这一切更是对国际社会的侮辱，因为这些事件只不过是企图使得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显得冠冕堂皇，实际上根本无善于种族隔离的基础。

南非政府从未真正感到受到了国际严惩的威胁。恰恰相反，种族主义政府一直觉得十分放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逍遥法外，因为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仍然不能开始执行诸如《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此类真正有效的强制性进程。当然，我所说的进程就是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我们现在拥有的唯一的和平手段就是加强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国际压力。因此，大会可以请求它的会员国首先通过严格执行已经达成的制裁措施和采取新的自愿的制裁措施，争取向南非进行制裁；第二，增加可以对南非产生重大影响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递交给我们的载于文件 A/42/22 中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载有一些极其有用的建议和提议，我们表示支持，大会也应该毫无困难地表示赞同。我要特别提一提该报告第 150 段 (m) 中的提议，这条提议看来值得重视，因为它提出准备一份关于各国采取的国家措施及其对反种族隔离斗争影响的研究报告。

在这一方面，我要简单地谈谈塞内加尔在这一领域中采取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首先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完全承诺忠于非洲解放事业，尊重人权，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签署和批准了——我们是最早这样做的国家之一——所有旨在实现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包括我们于 1986 年 10 月 15 日批准的《反对在体育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总的来说，塞内加尔是根据一项援助和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多方面的方案、以及一个促进塞内加尔公众和全世界公众了解南非局势的运动来采取反种族隔离行动的。在这些声援行

动中，我们可以提一提在我国获得独立的头几年中，我们在达喀尔欢迎了南非解放运动的官员，根据这些运动代表的请求向他们提供了外交援助和支持。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和在不同的水平上训练了许多南非国民，给予许多南非人难民身份，并向南部非洲人民提供了物质和财政援助，比如建立一个援助南非国家团结基金；该基金刚刚开始活动，已经收集了二千五百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我们每年都纪念关于南部非洲的国际日和国际周。

关于公众舆论，我们也许可以提一提我国政府决定，在塞内加尔全国学校的课程表和课堂讨论中加入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危害人类罪的宣言。我国政府还决定给予反种族隔离斗士们的英勇斗争以下荣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公共大楼、广场和道路，索维托广场、纳尔逊·曼德拉大道、种族隔离烈士广场等等。塞内加尔的国家和私人新闻机构也同样高度重视南非的局势，向公众提供消息。塞内加尔的非政府组织也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采取了主动行动。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部长间工作小组，以协调塞内加尔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工作。1986年，当时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迪乌夫总统访问了前线国家，并在访问中发出了获得普遍欢迎的倡议，使得制裁种族主义南非国际大会于1986年6月在巴黎召开。我们举行了体育和文化活动以及国际反种族隔离活动，比如1986年在庆祝姐妹城的日子举行的那次活动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许多政治人士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际艺术家也出席了。

迪乌夫总统作出了重要决定，提出让塞内加尔首都做由61名南非白人自由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和非洲人国民大会18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今年7月举行历史性会晤的东道主，这再次证明，塞内加尔坚定不移地以具体行动来支持反种族隔离的事业。这次会晤是根据南非民主选择研究所的倡议组织的，获得了由法国第一夫人和非洲法官协会主持的法国自由基金会的协助，迪乌夫总统和密特朗夫人是会议的主席。

这些以《达喀尔宣言》为高潮的会议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方

面是由于与会者一律平等，另一方面是由于举行会议的时候，正如迪乌夫总统所说的那样“历史正在南非加速发展；该国正处于十字路口，该国的命运，乃至整个非洲的命运正处于决定性时刻。”达喀尔会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因为正如从讨论的主题中可以看出的那样，会议的目标是研究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以取代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方法和手段，即研究导致南非出现根本变革、建立民族团结的种种战略以及一个自由南非政府结构的前景和一个自由南非经济结构的前景。

塞内加尔总统在讨论会开始工作时指出：

“由于召开了达喀尔会议，使我们能够开始一个进程，使国内外的南非人能够提出一项关于其国家未来社会的计划，这一计划将摧毁博塔先生的目标，最主要的是击垮其破坏自由战士与南非爱国力量行动的企图。”

尽管与会者未能就这样一个社会制定一项彻底的计划，但他们还是明确了将会加强这一广泛的民主运动的纲领。

那些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心中所产生的正是恐惧与错误的理解。讨论会的与会者们在宣言第七段中指出：

“南非暴力的根源在于使用武力，这正是种族统治的存在与行为所固有的。”

我们一方面等待安理会根据其历史责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并在南非防止一场破坏性的、残酷的和动荡的内战，我们同时还请求一切国家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和加强达喀尔会议中出现的动力、精神与希望，促进南非各社会团体间的对话与聚会。这一协调的行动应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并导致必须尽快成为全球范围的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制裁行动。

国际社会还必须采取具体和协同的行动，担负起声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成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与颠覆政策的受害者的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责任。

这一行动方向符合现实、理智、法律、和平、正义和人权，我们作为联合国会

员国都支持这一行动。让我们尽早看到一个和平的、不分种族的、平等的和民主的南非社会的诞生。

蒂默伯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儿大以前，我国和全体进步人类都纪念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11月2日的纪念性讲话中把这一革命描述为“人类闪耀的时刻和曙光四射的黎明。”“十月革命，”戈尔巴乔夫先生强调指出，“是人民为自己、为每个人、为其解放与发展而进行的革命”。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是长存的。它强有力地推动了在殖民帝国的崩溃中产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果，数十个独立的国家在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中占据了合法地位。

很不幸，殖民主义、对被奴役人民的剥削和歧视却仍未获得完全制止。他们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得到最残酷、最集中的体现。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强调指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而且

“由于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办法……所造成的不人道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罪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反种族隔离特委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各国代表在历次全体会议上的众多发言以及请愿者们的请愿书，都生动地阐明了当今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性质。这种制度包括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所有形式的暴力的升级、没有机会受教育和无法找到工作的数百万黑人的绝望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检查、班图斯坦化政策等等。所有这一些只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与关注。

苏联一贯主张尽早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现代史中不道德的和危害人类的时代错误。苏联以这一原则政策为指导方针，支持和遵守联合国旨在使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在国际上遭到彻底孤立的决定。我们与南非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其



它领域中没有任何接触，因此也没有任何合同或许可证协议。苏联有关部门和机构都得到了这种指示，并对此认真遵守。

苏联投票赞成大会第41/35H号决议，因而遵守其一切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完全支持决议中要求安理会立即考虑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强制性制裁的紧急呼吁。

他同大会一样，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步骤，严格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和第558(1984)号决议中所规定的武器禁运，并在有关决议的范围内确保终止同南非的军事合作与核合作，以及终止从南非输入军事设备或军用品。

苏联认为，所有尚未做到的联合国会员国，都负有道义和政治义务，应考虑在安全理事会实行强制性制裁之前，按照大会第41/35H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采取国内立法或其它适当措施来加强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力。

苏联对南非问题积重难返深表遗憾和关切。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前线国家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比勒陀利亚把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颠覆政策奉为官方政策，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以及南非军事工业潜力的加强，所有这些都对该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持续的威胁。同时，这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

苏联强烈谴责几天之前对安哥拉的公然侵略行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些行动以及博塔总统和他的一些部长对安哥拉南部地区的访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愤怒。

联合国必须大力谴责南非的这一挑衅行动。

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上申明，种族隔离已被宣布为反人类的罪行，是对全人类良知的冒犯，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冲突的主要根源。英联邦国家于10月13日至17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上对种族隔离作出了类似的判断。

甚至支持南非的美国政府也在口头上要求结束种族隔离。然而，它们必须拿出行动来。只要还有人不论是在积极接触的基础上还是通过其它合作来支持南非政权，只要还有人在帮助南非摆脱它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只要安全理事会为实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而作出的努力受到挫折，只要南非谋求取得核武器的野心受到鼓励，种族主义政权便不会悬崖勒马，从它目前的立场上后退。

南非政府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声充耳不闻。此外，南非仍在维持紧急状态，加紧镇压并继续对邻近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

苏联代表团认为，在此情况下，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压力应予加强。为此，各国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禁运，禁止从南非输入或向南非输出军用品。安全理事会最终必须充分调动其潜力，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南非当局早就应当修改其政策，考虑到现实和南非人民的意愿，南非人民日益强烈地表明，他们同意清除反人类的种族隔离制度。

苏联完全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事业，并将继续支持联合国采取坚决行动，以永远地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阿明先生（伊拉克）：大会再次审议涉及国际社会利益、引起其忧虑、威胁其安全和嘲弄其良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即南非少数人政府奉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政府对抗基本的人类准则以及关于自由和自由生活的基本人权，阻挡了历史的进步。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思想已经日暮途穷。

人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非的黑人多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非洲人的镇压政策下所遭受的苦难。此类政策是为了阻挡非洲历史的前进，破坏非洲人为实现自决和摆脱少数人政权的压迫而进行的努力，这一少数人政权不仅对内进行镇压，而且将其侵略行动扩展到纳米比亚和非洲前线国家的领土上。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文件 A / 4 2 / 22 号中所提出的重要报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描述了非洲人民由于种族隔离政权为维持它的存在而实行的大规模镇压、逮捕和灭绝的结果而遭受的痛苦。这些镇压措施正愈演愈烈。它们成了黑人的日常生活。

对所有前线国家的侵略行动和其他军事行动也在加强。其目的是要破坏非洲特征，颠覆和削弱邻近国家的民族政府。

种族隔离政权还对外国大众媒介施加禁令，以掩盖它的残暴行为。

但最近的事态也表明了黑人人口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力量。这对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一切形式的反抗发动了暴力的进攻，并在 1985 年 7 月建立了紧急状态。因此比勒陀利亚已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在那里警察部队有着巨大的权利。他们在没有提出指控和进行审讯的情况下进行屠杀和逮捕。那里有治安军，有警察和武装部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情地对待爱国的反对者，企图消灭抵抗力量。

建立班图斯坦的目的是为了使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区分神圣化，并加强对非洲人口的镇压。

尽管有这些压迫和镇压措施，但仍出现了普遍的反抗和越来越强大的人民的动员，它反映了多数人决心消灭种族隔离政权，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完全民主的政权。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活动并不限于南非边界之内；它扩展到了整个南部非洲。这个政权的部队仍在占领着纳米比亚，这个国家的潜力和自然资源遭到掠夺。这个领土被用来作为对前线国家发动侵略的堡垒，以执行少数政权确保其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和颠覆邻近国家的战略，以便削弱这些国家，使它们永远处于种族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下。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野蛮的袭击。南非的正规军参加了

对安哥拉南部地区的袭击。此外，比勒陀利亚还支持雇佣军反对马普托政府。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也经常是军事侵略行动的受害者，造成了这些国家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和被驱赶出境。最近，已变得不可能再从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赞比亚越过南非领土运输货物。这是一个镇压性的措施。

如果不是由于某些大国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持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从而使它从这些大国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的话，南非本不可能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和进行军事侵略活动。这些大国还没有对要求与侵略性的种族主义政权断绝一切关系的呼吁作出响应。它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它们脑子里真正想的却是它们自私的利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合作的原因。因此，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其他反动政权之间有着有机联系，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核领域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公开地和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合作。

在这方面我想的是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合作。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文件A/42/22/Add.1中提出的特别报告举出了这两个政权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国际报界和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刊物的情报消息都表明伊朗石油正在通过总部设在伦敦的朗赫特集团用来交换南非的武器。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伊朗石油公司拥有在得班港的纳特利夫炼油厂百分之七点五的股份。我们从政府间小组提出的文件A/42/45第32段中看到，不断有船只把伊朗石油运到非洲港口。

我愿借此机会证实，伊拉克完全支持全面禁运和不与南非政权合作的决定。根据这个原则性的政策，伊拉克反对种族主义政策。我们还强调，所有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都必须立即得到执行。除了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和所有其他那些拒绝听从国际社会意愿建立一个较好的享有安全和繁荣的世界的政权实施《宪章》的第七章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个无可否认的结论：不可能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改造；必须以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权利

都同样得到保证，并没有对肤色、种族、宗教和信仰的歧视。

尽管某些国家在支持南非人民和他们的斗争的态度方面有所改进，这反应在学生宣言和抵制比勒陀利亚政权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对向英勇南非人民提供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负有责任，南非人民在抵制压迫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前线国家所有可能的援助，这些国家以英雄主义的气概作出了各种牺牲，抵制种族主义的进攻，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最终将战胜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政权。

戈万·母贝基先生和他的四个同胞一起被释放出狱。这证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失败。因此，人民的组织应当继续坚持努力。纳尔逊·曼德拉应当得到释放。紧急状态应当结束。这个国家应当恢复正常生活。所有这些要求都不容延缓。

最后，我们向为了过上体面、尊严生活，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没有种族主义，恢复和平、正义和民主，有利于非洲和纳米比亚所有人民的利益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南非人民致敬并对他们表示支持。

维尔格拉先生（巴拿马）：自从这一令人憎恶的局势出现以来，自从其影响象狂风席卷全球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在讨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主义政府这个问题。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努力工作，通过了有关这一局势的决议。1970年12月8日大会就是这样做的，最近在1986年11月10日也是这样做的，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呼声，这个世界是敏感、热爱和平、是为所有人的平等进行坚决斗争的，没有任何基于种族、宗教、思想或经济或社会制度的歧视，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那样。

自从1962年11月6日由18个会员国组成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不断审议比勒陀利亚新殖民主义政权对置于歧视之下的南非人民犯下的侵略行为，还包括它对邻国基于种族仇恨进行的武装侵略以及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自从比勒陀利亚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方法以来，发生了许多情况，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无数的研究、讨论并通过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无数决议。

巴拿马忠实于它的第三世界、不结盟、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政策，赞成和平、缓和和谈判，对这一局势表示关切，要求反对种族隔离决议的各种措施都应立即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涉的得到执行，并且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决议中明确重申这些措施。

但是，我们想提出几点具体问题，首先巴拿马认为必须进行一切努力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结束对南非人民的镇压和杀害。鉴于这种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情况，我们只有支持为实现南非黑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根据我们自己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经验我们向他们保证正如巴拿马结束了殖民主义企图一样，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最终崩溃的时候也必定到来。任何殖民主义都不可能持续100年之久；任何人民都不能容忍这点。

第二，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为非洲人民统一而斗争的英勇战士，纳尔逊·曼德拉以及他的战友们，他们被捕入狱已经二十五年了。我们要求根据《日内瓦公约》和《协定》结束对男女老少的酷刑和杀害。

第三，我们要求释放现在被拘留并遭到酷刑折磨的英勇的黑人斗士，联合国成立了组织，例如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大会等组织在次论坛上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谴责。对那些南非黑人，他们作出的牺牲，是有不可争议的证据证明的，他们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对他们巴拿马只能再次回顾他们反对殖民化斗争时的旗帜和格言：“永远站着；绝不下跪”。

第四，我们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即结束班图斯坦化政策，结束与此带来的人们被迫离乡背井，遭受贫困、饥饿和死亡。

第五，我们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即结束对前线国家的军事行动和对英勇的纳米比亚的占领。我们还要求禁止分解南非人民的政策，禁止建立假国家的行动，以便借此分化南非。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能够得到的唯一结果将是国际上更坚定的声援南非人民获得不可剥夺的权利，谴责自己的道路，使用任何必要的方法从地球表面上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自由、主权的国家。

巴拿马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忠于不结盟运动的反对殖民主义及其一切新的表现形式的战斗性原则，我们认为有必要增加真正的、有效的援助，援助那些正在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并希望保卫非洲人民的完整的解放运动，这些解放运动也在抵抗对邻近国家人民的侵略——这些侵略旨在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到同样的罪恶政权的压迫。

种族隔离是种族主义的具体表现，也许是其最残酷的表现形式，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种族主义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总的形势。巴拿马的政治宪法忠实地反映了不分种族差别的观点，它赋予了巴拿马以道德权威，巴拿马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参加反对种族主义，特别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种族主义是一种疾病，其病症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种族隔离是种族主义最危险的后果。但目前还有时间消除种族隔离并永远消除种族主义的疾病，以建立一个完全健康的社会。

在结束时，我们将引用一位为人权特别是为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不懈努力的战士杰西·杰克逊先生一段精彩发言中的一部分。他在1987年11月12日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指出：

“对于第三世界，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亚洲和非洲，解放是一个斗争的历史，同时它也成为在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发展新的和持久的友好关系的机会，虽然这种友好关系可能是在殖民主义所遗留下来贫困和饥饿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更严重的是，在南非，是在种族隔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因此，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一个道义和正确的行动。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公正的，这种斗争必须也将会成功。

菲舍尔先生（奥地利）：在我的记忆中，联合国的会员国在对种族隔离进行谴责的时候最为团结一致，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如此地团结一致。种族隔离制度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最恶劣的表现，而南非是在世界上唯一的以种族

歧视作为社会的组成原则的国家，因此它违背了在所有文化中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即人类的尊严。

南非政府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民正当的生活权利，剥夺了他们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共同建造他们自己国家未来的权利，我们所有在许多论坛上维护人权和民主原则的人对此都深表关切。

当然，要维持一个基于违背基本价值和压迫大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只能使用武力。

因此，对南非人民的野蛮压迫继续毫无减缓。让我提一下强制性逮捕、酷刑、未经审判拘留、成百上千的儿童被关押在监狱、囚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亡及死刑。\*

紧急状态法看来已变成永久性的；其规定变得越来越严酷。我们认为，紧急状态法的长期存在表明南非政府极力给一系列野蛮和压迫性措施的实施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为了掩盖这一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南非政府不得不全面地禁播有关这一国家局势的新闻。

对新闻媒介的种种禁止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南非法庭本身也不得不取消这些禁令。而南非政府的反应是立即颁布基本上一层不变的规定。因此，南非当局清楚地表明它们拒绝遵守它们自己的法律。

然而，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威胁是违背法规。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南非顽固地藐视《联合国宪章》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文书。同时南非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无数的决议也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南非政府说它在实施改革的政策。但在压制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怎能相信它的意愿呢？难道种族隔离制度也可以改革吗？仅仅改革并不能改变关键的问题，即对人口的大多数的歧视。我们认为，南非政府所说所谓改革只是些装点门面的改变而已。需要的并不是所谓改革，这种改革不给予所有南非人以平等的权

---

\* 主席主持会议。



利，包括一人一票的原则，真正需要的是南非政府作出毫不含糊的承诺，放弃种族隔离并与大多数人民的真正领袖进行严肃的政治对话。

显然，在有代表性的黑人领袖未得到释放以前，这样的政治对话是不可能进行的。让我再次提醒大家，纳尔逊·曼德拉已在监狱里渡过了二十五个年头。毫无疑问，释放这样一个领袖将有助于带来和解的精神。因此，一个团结的国际社会不断地要求南非当局对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遭监禁、拘留、禁止、限制或流放的所有人立即给予无条件的大赦。

一个对其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的政府会对邻近国家使用军事武力，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些袭击以及动摇局势的煽动性行为和经济措施进一步恶化了前线国家的问题。

这些国家在恶劣情况下没有放松同种族隔离的斗争，他们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奥地利高度重视旨在减少前线国家依赖南非程度的项目，例如我们在积极地参与修复贝拉走廊铁路。

国际社会还必须加强努力，减缓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痛苦。奥地利今年增加了其对联合国南部非洲项目的捐款。我国今后还将为释放南非政治犯而作出努力。

除了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国际社会还可以作更多的工作来促进早日消除种族隔离。虽然南非内部的局势发展是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协调的国际压力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奥地利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558(1984)，566(1985)和569(1985)号决议采取了具体的国家自主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今年同去年一样，与其他意见相同的代表团一道提出了关于为消除种族隔离而采取协调国际行动的决议草案。

奥地利一贯认为，解决南非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在自由行使普选权基础上，在统一的南非国土上和平地过渡到一个自由、民主和非种族社会。

我们沉痛地注意到，在这个理想和当今南非阴暗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目前局势的确似乎使人们感到前景渺茫。

但正是因为这一暗淡的前景，我们必须倍加努力，寻找政治解决方案，以种族平等和公正的制度来取代种族隔离。

巴达维先生（埃及）：非洲大陆面临着重大挑战；没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非洲就不可能应付这些挑战。我们的非洲人民必须面对这些挑战，并克服他们各自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

在这些挑战和困难中，最为严重和最具挑衅性的是南部非洲局势的不断恶化；这是由于南非对该地区各国人民推行的种族主义侵略政策所造成的。

种族隔离是可怕的人类悲剧。种族隔离是在种族主义镇压和剥削基础上的非人道制度。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将种族隔离称之为对人类的犯罪。必须反对这一犯罪，并惩罚罪犯。

剥夺大多数人民基本人权的种族歧视政权同所有会员国所赞同的《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文字与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埃及坚持原则，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这种做法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消除各种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公正与平等原则。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当局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并坚持对大多数人民采取极端残酷暴力政策。这样做是可耻地破坏人权和赤裸裸地藐视《联合国宪章》及其各项决议。

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一政策是南非血腥冲突和暴力升级的主要根源。这种政策必然引起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抵抗，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还不满足于剥夺大多数人民的基本权利。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将黑人置于种族主义法律管辖之下，剥夺他们包括政治代表权在内的一切政治权利；种族主义少数政权通过这样做对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实行最恶劣的镇压、迫害和恐怖主义。监狱内关满了被监禁者，他们遭受着各种形式的酷刑和非人道的犯罪刑法。

南非人民以民族抵抗方式来对付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欺骗伎俩； 统治当局为了镇压日趋增长的抵抗运动实行了紧急状态法和对民族抵抗力量进行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的暴力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是，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类痛苦非但没有减弱人民的勇气，反而使南非被压迫人民更加决心摆脱非正义，并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支持他们的领导组织。国际社会必须看到，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不仅限于非洲大多数人民。 持民主态度的白人也同样参与这场斗争。 这些白人是具有诚意的，他们厌恶种族歧视并认为种族歧视是不道德的，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概念，甚至连其做法也不能接受。

特别研究院寻求在南非的民主选择，同非洲法学者学会进行合作，于7月9日至23日倡议召开了达喀尔研讨会； 该研讨会使一些南非白人公民同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会聚一堂。 这在人类共同反对种族歧视罪行的历史上是重要的开端和里程碑。

埃及欢迎这一新的局势发展； 这探索了为制止可能导致悲剧性后果的冲突而使南非人民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和探索了开始在南非实现非种族、民主和平等社会进程的可能性。 这种社会是以在宁静的社区范围内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 在这种社会里，各种文化变得不断充实与和谐。

达卡会议首次为南非人民之间的谈判铺平了道路。 这一谈判的基础是共同抛弃种族隔离的政策和思想。 会议的结果使国际社会相当满意，因为它是对历史进程的一个贡献，在这一进程中非洲人民正在创造着他们国家和人类的历史。 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对话和谅解从心理上和实际上为谈判解决南非问题铺平了道路，因为它们表达了所有各方对使它们不得安宁的不可控制、正在升级的暴力的担忧。

达卡会议促使国际社会理解南非暴力的根源在于持久的种族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唯一可能的反应是暴力。 这次会议还证实南非统治者的顽固立场只能阻挠这一国家的和平进程。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

有政治领导人，首先包括非洲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并消除对政治组织的禁令将真正能够推动谈判。没有大多数人的参加，就不可能在南非恢复和平；应该让那些拥有这一国土的人来决定未来。

比勒陀利亚政府有责任对智慧和理智的呼声作出反应，创造条件，与被压迫的多数进行民主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符合所有各方利益的和平解决方法。

埃及一贯支持非洲解放运动，在过去和将来团结的历史基础上，我们赞扬南非人民的斗争。我们重申我们决心继续给予所有的政治和物质援助和支持，以使这一英勇的斗争能够很快得到胜利。

尼亚姆道先生（蒙古）：大会已经对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讨论了许多年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许多决议明确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要求立即取消这一政策。不幸的是，由于南非政权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这些决议仍然没有得到实施。

今天，大会再次注意到这一国家的黑人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所遭受的无情、泛滥的恐怖和镇压。这一国家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紧急状态，警察对于人民的生命具有无限的权利。未经起诉的监禁已经合法化。成千上万反对种族隔离的英勇战士，包括各种组织的领导人，被关在电网和钢筋水泥的牢墙之内。蒙古坚决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反对南非人民的镇压和恐怖活动，支持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在这一国家解除紧急状态，结束大规模恐怖活动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在加紧推行压迫措施的同时，南非正在进行改革活动，目的是在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外表下保持白人少数的统治。今年5月举行的白人选举是比勒陀利亚为了巩固其权力所进行的又一次努力。暴力行动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为反对越来越激烈地抵抗种族隔离制度活动的主要武器。但是，它不能够平息人民的怒火。

在全国的一片恐怖气氛中，南非当局公然对国内和国外宣传媒介实行检查，以便不让世界知道这一政权的无法无天和野蛮行为的真实情况。自由战士加紧了他们的斗争以对付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升级，这场斗争是由社会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广

泛的运动。

国际社会完全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在这一方面，蒙古代表团注意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在斗争中促进国际行动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斗争是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动员舆论，鼓励人们声援南非人民的斗争。蒙古支持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建议。重申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他们以所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以确保消除种族隔离，这是特别重要的。

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与日俱增的侵略性是南部非洲危险的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侵略行径，国家恐怖主义和颠覆非洲独立国家的作法严重地威胁到该大陆内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正承受着南非的最大的军事压力。多年来，安哥拉一直不断遭到侵略。

为了执行其针对南部非洲解放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种族隔离政权一直不断地扩充其军事实力。在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直接支持下，南非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工业。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核野心尤其造成了危险。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详细地列举了有关南非当局和主要西方国家之间军事合作的情报。蒙古代表团认为，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共同利益及其在各个领域的相互勾结是无法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其它国际论坛——特别是关于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巴黎世界会议和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维也纳国际会议曾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今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审议了由于南非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在南部非洲造成的严重局势。不幸的是，建设性接触的鼓吹者再次顽固地阻碍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

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决呼吁立即根除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蒙古在这一项目上的原则立场详细地反映在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以及其它国际论坛的发言之中。蒙古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他们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立即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蒙古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应当作出决定，以此对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种族政权作出明确的贡献。因此，我们将支持有关这一项目的决议草案。

库乌维先生（多哥）：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努力，但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第一个十年并没有实现其基本目标。数百万人依然受到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特别是种族隔离的迫害。在南部非洲一个为人们所不耻、不合时代潮流的政权正在试图将绝大多数人置于有系统的剥削、蛮横和残暴的种族法律之下，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不断对邻近国家进行侵略和颠覆。

来自南非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证明了那个国家目前局势的严重性，表明在南非发生的事件揭示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意图。这些事件再次证明，南非政府决心继续推行可耻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使我们这些依然希望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能够有所改弦更张的人看到，继续欺骗自己是毫无意义的。归根结蒂，这一政权是典型的表现出种族隔离制度的无法改变的逻辑的一部分，这种制度不进行镇压就无法生存。

自1986年6月实施紧急状态法以来，黑人的悲惨状况更为恶化。在1986年6月到1987年9月这一期间，共有三万多人被监禁，受到有系统的折磨。其中一些人已死亡，但是他们的尊严依然对人类良知提出挑战。现在，儿童已经取代了工会、学生和教会，成了南非种族主义者镇压机器的主要目标。仅在1987年6月至9月这一期间，就有一万多九岁至十七岁不等的儿童被监禁和折磨。1987年9月在哈拉雷召开的有关种族隔离的会议指出了这一点，同时也揭露出，被监禁者惨遭毒打，连续几天不让睡觉，遭受电刑和被关在冰冷的囚室之内。根据国际律师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西斯凯这个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承认的独立的班图斯坦，遭到关押的儿童被用铁丝网作成的鞭子毒打，然后被用煮开的水或燃烧的塑料烧烫。

根据监禁者父母支持委员会的报告，已发生了一千四百起拷打儿童的事件，被拷打的儿童中有15%的人已经死去。据估计，自从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实行紧急状态法以来，已经被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杀死了二千多名青少年。那些设法逃出种族主义监狱的孩子却常常遭受着监狱生活给他们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后果，并患有严重的行为障碍，以及难以治愈的精神上的惊恐病。

现在以罕见的暴力行为来大规模迫使人们迁移，乌西卡、穆泽和许多其它地区的居民的悲惨命运正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即使是最为可怕的枪林弹雨都不能阻止为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战士的斗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战士们，面对种族主义当局采取的高压和野蛮的镇压措施，正在加强他们的斗争。

面对那些奋起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对该国形势实行全面新闻封锁，这一点表现在根据紧急状态法，又颁布了第二套法律，以便阻止当地和外国新闻界的报道，1986年12月11日，南非的外国记者协会的一个发言人向路透社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说：

“比勒陀利亚刚刚实施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该政府的行动使得人们不可能就具有最重大意义的社会冲突进行任何正当的报道。”

今年，在专门为白人组织的一场拙劣的选举中，博塔再次被授权加强种族主义和压迫。关于隔离居住区的法律即将全面实行，其主旨是为了把已经渗透到白人居住区的有色人种赶出去。

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新闻界对于南非举行的白人选举采取了低调态度，而与此同时却把大量注意力集中在审判克劳斯·巴比的案子上。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推行种族隔离政策都是危害人类犯，同样都是臭名昭著的，都是故意的、顽固地拒绝接受其他民族，以及接受他们有别于他人的权利。这两者都是种族优越的变态心理，也都是企图把一个特殊的种族排出在整个国家之外，两者都是对无辜百姓的大屠杀。种族隔离政策就是把屠杀南非黑人当作家常便饭。而博塔和

他的集团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审判呢？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声称确保南非各种族的各自发展。撇开这种理论本身引起的愤慨不谈，事实表明，每天南非种族主义者都在千方百计地分裂黑人群众。这些人被赶出富饶的土地，而被疏散在贫困的地区。对于黑人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服务。在这里黑人的失业率是非洲最高的。现在有85%的人是文盲，黑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黑人的婴儿死亡率也是整个非洲大陆最高的。这就是博塔如何确保黑人群众发展的，而他仍然认为黑人群众是无关重要的大多数。

在南非，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权正在侵犯南非人民的人权，剥夺了南非人民的基本自由，并藐视南非人民的尊严，而与此同时，这种政策也越过了南非的边界，其表现形式为，对热爱和平的邻国不断进行侵略和颠覆。因此，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莫桑比克成了南非军队不断严重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目标。这些国家受到的物质损失已经高达一百多亿。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已经使十多万无辜百姓丧生，并迫使十万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从而成为难民。

在被占领的已经变为巨大集中营的纳米比亚，拥有十多万兵力的种族主义政府践踏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的权利，并强加给他们卑鄙的种族主义法律。在这里，镇压纳米比亚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特别野蛮。同样，在这里经常发生夜闯民宅、殴打、绑架、任意逮捕、监禁、施以酷刑、失踪和死亡等事件。

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总是给我们这个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一个机会，以表达它们对这一非人道做法的愤慨，并谴责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谴责比勒陀利亚对友好的前线国家进行的侵略和颠覆活动。

国际社会将继续拒绝接受一个把贬低人的价值、进行社会压迫以及把暴力当作管理社会的一种办法等等当作国家政策的政治制度。在过去两年里，在全世界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反映我们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心，种族隔离制度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



国际社会在各种会议上，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伦敦、奥斯陆、布宜诺斯艾利斯、哈拉雷或纽约，都表明，只有运用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的武器才能打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这个运动取得了一些具体效果，欧洲共同体、英联邦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美国国会都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措施。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发展是朝着正确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与此同时，对于针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采取的有选择的自愿制裁的效果如何，我们表示严重的担忧。南非政府对于到目前为止对其采取的制裁的反映表明，只要经济制裁不是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只要制裁比勒陀利亚是有限的，南非就可以对付这些制裁，这是由于许多体制与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联系在一起。

我国代表团规劝国际社会大胆地转入到下一个阶段，迫使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注意到历史的步伐，推进与自由和尊严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平事业。

我国依然确信，只有实行经济上的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才能使南非获得和平变革，推动该国实现民主、多种族社会的现实途径。我们再次呼吁所有爱好和平与公正的国家采取宪法上和其他必要的步骤，对比勒陀利亚的非法政府采取惩罚性和全面的措施。现在有一些站不住脚的论点，即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会对该国的黑人带来最大的影响，加剧暴力行动并使整个地区产生动荡，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论点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在欺骗我们自己。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黑人已经表示，只要制裁能够使他们获得自由，重新得到他们失去的尊严，他们愿意付出制裁的代价。反对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不是等于继续帮了比勒陀利亚的忙吗？那些到目前为止对南非采取所谓的谨慎态度的人应该严肃地重新思考一下他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反对制裁的话我们怎么敢批评那些以暴力对付暴力的人呢？1987年1月29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佛·坦博告诉《纽约时报》记者：

“从根本上说，种族隔离就是实行暴力。我们已经作好了选择，不向暴力屈服，而是用我们手中的武器进行战斗。我们除了加强我们的武装抵抗之外，别无他法，因为正如在你们的《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那样，面对有系统的暴

政，拿起武器就成了一种职责和权利”。

当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公正的时候，必须采取根本的手段来对付它。

巴比进行过屠杀；博塔现在正在从事灭绝人的活动。这应该使我们产生同样的决心，同样的毅力和勇气来对付这种灾祸，不管它在那里存在。让我们制定出一致的政策来废除耻辱和人类堕落的最后的堡垒，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雅各博维茨·德·赛格德先生（荷兰）：我国代表团与欧洲共同体有着充分的联系，在丹麦常驻代表代表该机构的十二个会员国所进行的发言中，他强调，十二国毫不含糊地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要求立即将其废除。我国代表团想在这次辩论中补充说几句话，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与大家有同样的看法，这些原则能够有助于就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的未来所进行的真正的民族对话。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想简要谈一下我国政府对种族隔离问题的政策。

种族隔离为制度化了的种族分离的一种形式，它有计划地违反了载于《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所有人类都有平等权利的神圣的原则。它是一种道德上不能接受的制度，这种制度只能由南非政府通过持续的紧急状态、压制和暴力、严厉地压缩新闻、大规模拘留——甚至是拘留少年儿童——折磨和死刑来加以维持。南非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正在遭受着种族隔离的这种具有破坏性后果的痛苦，正如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指出的，这种后果不仅仅限于南非本身。

帕尔梅委员会在其关于南部非洲的声明中声明：

“种族隔离是继续困扰着所有南部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核心。”

声明继续说：

“可以作出的选择是很明显的：是和平变革或是进一步增加暴力。如果由于遭到全世界谴责的南非的政权的存在而引起的恐惧、憎恨和怀疑继续能够存在下去的话，那么，一场流血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斗争能够波及到这一地区之外的很远的地方。选择和平变革的时间正在迅速流逝。”

的确，必须早日结束种族隔离。国际社会必须利用其所有的权利和压力，以便通过和平方式，用民主的制度取代种族隔离，在这一民主制度中，所有南非人，不管其肤色、种族或宗教，都能享受其合法权利和基本自由。为了推动这一目标能够尽快实现，有必须在南非倡导民族对话，这一对话将由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举行这种对话的先决条件是：释放所有政治犯，尤其是纳尔逊·曼德拉，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政治团体的禁止。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希望，在经过了二十四年的严酷的监禁之后，释解古万·姆贝基先生将成为南非政府政策的根本变化的开端，还希望，该政府将采取必要的大胆步骤，开始进行包括南非人民所有方面的代表的广泛的对话。在达喀尔举行的会议上，为了克服多年来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形成的猜疑和信任的缺乏，有关方面作出了大胆的努力，并且已经获得明显的成功，诸如此类的会议使我国代表团受到鼓舞。我们欢迎这些努力，愿意支持后续活动，尤其是如果能够扩大这些接触，以便包括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整个阶层。

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和国际社会如何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在南非早日获得和平变革而作出贡献？对这一问题，许多代表团的答复是不一样的，不管他们在彻底废除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最终的目标上如何团结一致。

我国对这个问题选择了三头并进的方法。

首先，荷兰鼓励——在全国和欧洲共同体范围内——南非内部的和平改变进程。共同体为在南非营业的公司规定行为守则就是一个例子，该守则正在改善南非黑白人工人的工作条件中起重要和有益的作用。在与包括南非天主教主教会议，南非教会理事会和南非工会在内的组织的密切合作下，荷兰已经进一步增加了向正为以和平方式消除种族隔离而工作的组织和团体提供的双边援助，现在在训练和教育领域里的项目上每年的开支超过五百万美元。除此之外，荷兰正参加欧洲共同体为种族隔离受害者制订的一致方案。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南非内部的

改变进程。

荷兰在南部非洲的援助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针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和前线国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能够应付因南非问题的蔓延而产生的额外的经济负担。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自从1980年建立以来已经接受了八千万美元，主要是基础结构领域里的援助，前线国家每年获得二亿二千五百多万美元。

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这些活动。由于南非政府仍然拒绝采取实现彻底消除其种族隔离政策目标所需要的措施与步骤，仍然需要以经济制裁的手段加强对南非政府的压力。现在我要谈我国政府政策的下一个方向。为了说服南非政府种族隔离的继续——除了在道义上值得反对之外——将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并因而最终将难以坚持，采取了与刚才提到的行动并行的限制性措施。

因此，荷兰政府在1985和1986年——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除了对南非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所呼吁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和安全理事会第558(1984)号决议所载的禁止从南非进口武器之外还采取了大量的限制性措施。荷兰严格贯彻这些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进口南非金币、钢铁，禁止进口进入荷兰海关领土的原油，禁止向南非警察和准军事组织出口计算机和软件，禁止出口核物质和禁止新的投资。另外，荷兰不从南非购买铀，荷兰的发电厂自愿同意不用南非的煤作燃料。最后，早在1976年，荷兰商业银行停止向南非政府提供所有的贷款，荷兰政府不向该政府提供任何信贷并停止为与南非进行交易的出口信贷提供保险。

只要政治自由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特权，国际社会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压力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正如我国部长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求正义的呼吁和我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深恶痛绝是否应当只局限于谴责、政治压力和制裁？这里我要讲到第三条道路。

我们难道不应当同样努力思考种族隔离之后的情况？怎样才能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都能在自由与和谐中生活和享受平等权利？毫无

疑问，只有南非人本身能够并将决定他们的未来和确定新的宪法秩序；外部世界不能提出一个蓝图。但我们所能作的是设法鼓励和促进南非人之间的全国对话。制定出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可能证明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些谈判中存亡攸关的不仅是消除种族隔离，而且也要代之以一个宪法秩序，这一秩序要体现自由与多元民主的基本原则并考虑到南非人民的多样性。必须满足多数人的合法的政治愿望。但是，提出应当采取什么步骤确保每个南非人能够在展望未来时充满信心和感到他在影响到他的决定中拥有发言权的问题不也是正确的吗？我要在这里回顾，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在其报告的第56段中谈到“少数民族充分与适当的安全与保障”和“分享权利的真诚的方法”的必要性。

人们可以想到一些对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法来说是根本性的原则，如人人有选举权、一个地理上统一的南非、一个少数民族充分参与的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尊重人权、保护少数民族和得到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的法制。这些原则是密切相连的，因而也是相互补充的。

以这种三头并进的政策——首先，鼓励南非内部的和平改变进程和援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以及南部非洲的邻国；第二，加强要求南非政府改变其政策并取消种族隔离的压力；第三，对种族隔离之后南非未来的展望——我们期望对这一辩论作出有效的贡献，坚决希望并相信种族隔离不久将被铲除，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都将能够享受他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合法的权利与民主自由。

罗尚一拉万先生（阿富汗）：大会再次讨论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项目。这一问题从联合国创始以来就一直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持续地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机构年复一年通过决议，表示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可恶性质的极大愤慨，要求彻底铲除这一制度并代之以一个自由、民主和非种族的制度。

然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维持着可耻的生命，在人类面前成为对罪恶默许的最赤裸裸例子。情况不仅如此。因为，尽管全人类进行了谴责，南非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设法取得了比苟延残喘更大的成就。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该政权获得了更好包罗万象的性质，在其本来就邪恶的本质增加了更加残酷的一面，变得越来越明显的不人道和恶毒。种族隔离对基本人性的孰视无睹和默不关心是彻底的，根本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观念以甚至是原始和初级的形式体现的余地。

自从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召开以来，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继续蔑视大会的命令，而且还蔑视人类良知的呼吁。它对南非大多数黑人和非白人的镇压的残酷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自从实行残酷的紧急状态法以来，以无视人权和人的尊严而臭名昭著的南非警察和军队不仅对大多数黑人和非白人的自由进行了控制，而且还对他们的生命进行了控制，残酷地滥杀人民，事后却不受惩罚，也不受法律约束。警察、军队以及民防团死神般地在黑人居住的城镇里游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无法逃过镇压和杀人的浪潮。

班图斯坦化政策也仍然继续推行。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将大多数的黑人禁闭在占国家领土总面积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贫脊的土地上，使他们在经济上永远依靠少数白人。这项政策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剥夺大多数黑人作为本国公民的权利。残酷地强迫成千上万的人民迁移就是这项政策的恶果之一。

我们曾经阐述过我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看法。但是，值得强调的是，纳米比亚的悲剧不仅仅是传统的殖民主义问题，因为比勒陀利亚也在纳米比亚推行了可怕的种族隔离政策。因此，在纳米比亚不仅存在着殖民主义的镇压，而且还存在着极其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在纳米比亚也推行了班图斯坦化政策，规定这块领土上的大部分领土属于白人占领者。

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对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必须严厉谴责该政权对前线国家，尤其是安哥拉的破坏活动和赤裸裸的侵略罪行。

然而，丑陋而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比勒陀利亚变本加厉地残酷压迫人民，南非的悲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这一悲惨状态继续存在是因为跨国

公司需要与比勒陀利亚进行合作以便获得只有在向种族隔离这样的剥削制度下才可能获得的巨大利润，从而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起犯下了危害人类罪； 是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有可能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保持关系； 是因为安全理事会未能按照《联合国宪章》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制裁。 此外，由于联合国的决议中存在着许多漏洞，结果使这一制度至今仍然存在。

但这一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 理由很简单，它迟早将陷入它在南非所犯下的罪行和罪恶的泥潭之中。 更重要的是，南非的儿女们——甚至南非的少年儿童——已经站起来要维护应当属于他们的东西，即人权和人的尊严。

比勒陀利亚政权镇压越残酷，在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就更加坚定了消灭种族隔离的决心。 他们坚决要消灭种族隔离制度，因为种族隔离制度没有改革和纠正的余地，不管这一制度的辩护士如何为它辩护。 面对残酷无情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人民发动了解放运动。 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其目的是为了从地球的表面消除种族隔离这一可耻的现象。 我们对南非人民的决心和勇气表示钦佩，并表示声援和支持他们光荣的事业。

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南非人民进行这场英勇斗争的沉重代价是鲜血、泪水和巨大的痛苦。 我们有义务尽最大的努力缩短这一悲剧发生的时间。 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道德原则，坚决彻底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并执行有意义的措施，积极促进消灭种族隔离这一可恶现象。

科尔霍宁先生（芬兰）： 自从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讨论南非形势以来，南非形势仍然没有好转。 南非政府和大多数南非人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使人民遭受巨大痛苦。 但是，少数人政府也未能在种族隔离统治下迫使被压迫的大多数人就范。 证实这一点的是，紧急状态法仍在整个南非继续实行。 压制措施不是解决南非社会问题的正确办法。 只有消灭种族隔离制度，并承认南非人民的公民和政

治权利，才能为南非社会的和平与民主变革提供基础。

我们还可以看到目前事态发展中的一些积极特征。我们注意到，南非不同集团的人民对就国家各种问题展开对话日益表现出兴趣。欧裔南非人社团和非洲国民大会某些成员今年夏天在达喀尔举行的会谈就是其中一例。但是，这次对话应当被提高为南非政府和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的政治执行一级的对话。

最近，南非政府释放了一位关押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戈凡·姆贝基先生。我国政府欢迎这一措施，并希望继续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这样做将为南非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进行谈判开辟道路。

芬兰与其它北欧国家密切配合，在联合国范围内为消灭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并将国家权力转移到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手里而进行了努力。我们相信，通过国际社会采取共同的一致措施是对南非施加影响的最好办法。

芬兰政府坚信，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的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是促进南非发生和平变革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消灭种族隔离，同时承认南非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才能够为南非社会的和平与民主变革提供基础。

在实行强制性的制裁之前，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一起，决心加紧努力，以便使安全理事会尽早就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决定。芬兰坚决呼吁那个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实行制裁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重新仔细考虑它们的立场。

有关为消除种族隔离而采取一致国际行动的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决议是采取共同国际行动、反对种族隔离的坚实与可行的基础。所有国家，尤其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应该执行这些决议。

北欧各国已经执行了上述的联合国建议，并采取了更多的行动。北欧国家今年已通过法律禁止与南非有任何的贸易关系。芬兰与南非之间的所有贸易均已停



止。

芬兰政府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加强对南非公民签证的限制、进一步限制体育和文化联系、取缔核技术项目、增加对南非难民、自由运动与种族迫害受害者的人道援助，以及向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的成员国增加援助。芬兰政府已大大扩大了其与该组织成员国的合作，以便帮助该地区的这些国家增加本身的经济力量，减少对南非的依赖。芬兰直接发展援助的三分之一金额是提供给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成员国的。

国际社会负有特殊的责任来加强其对种族隔离受害者的道德与物质支援。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的框架之内相邻的前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迅速扩大，其中重点就是加强其经济力量，减少对南非的依赖。如果南非对其邻国采取报复行动的话，整个国际社会就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减轻这些报复的后果。至于制裁有可能给南非以及纳米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的黑人造成困难的说法不应作为无所行动的借口。

芬兰完全支持联合国南部非洲基金，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是该基金的主要捐款者。此外，我们也给予民族解放运动、南非非洲国民大会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大量的人道援助。

麦克利恩先生（加拿大）：尼日尔总统不幸早逝之后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大会发言，我首先要向孔切将军表示悼念，并向尼日尔政府和人民表示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诚挚慰问。

这是本届大会讨论种族隔离问题的第四天了。一年之前我也站到这个讲坛上，的确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就此问题发言已不是几天时间了，也不是几年时间，而是几十年时间了，有些甚至是一生就此问题发言。有人也许要问，我们为什么又要谈论这一问题？难道说大会就没有更重要的议题了吗？难道就不能更有效地利用这儿各国代表的聪明和才智了吗？

让我重新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谈论这一问题。让我重复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合唱不能停下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能停下来。其原因是这个大合唱确有一些作用。归根结底的说，种族隔离也就是丧尽天良的问题。种族隔离也就是披着薄薄一块遮羞布的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种族隔离是反人性的种族主义。也是破坏稳定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联合国与世界舆论的愤怒谴责。

哈拉雷会议介绍了种族隔离给该国最重要的资源——儿童——所带来的后果。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简报：

“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通过运用法律以及带来饥饿、营养不良、大量婴儿夭折以及慢性病和文盲的做法使得黑人在童年就深感恐惧，一无所有，受到压迫。种族隔离使得黑人儿童必定成为种族隔离的国内难民——他们被剥夺了自由迁徙的权利，有可能被驱赶，没有安全的家庭，也没有家庭生活。”

我们必须如同在安全理事会所做的那样，坚持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加拿大已与法语国家和英联邦国家一同努力以确保对南非保维压力。我们将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努力。

然而，这个问题在大会中对于我们来说也有特殊意义。秘书长在其给本机构的年度报告中正确地告诫我们，种族隔离的政策与做法将带来巨大的人类悲剧，除非及时地采取行动制止种族隔离。这也是我们大家之所以站到这个讲台上来的原因。我们这样做是要向比勒陀利亚明确表明一个信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支持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确保消除种族隔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正在种族隔离之下受苦的人们表示声援。

英联邦政府首脑上个月在温哥华召开了一次会议，加拿大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国感到非常荣幸。这次首脑会议再次给予南部非洲的局势以很大的重视。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各位同事介绍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我本人也作为东道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各国首脑审议了自1985年他们在拿骚召开最后一次

会议以来该地区局势所发生的变化，各国首脑对该地区由于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而感到悲愤。英联邦领导人认为，继续迫使南非邻国蒙受牺牲是不能容忍的，这场事业不仅仅是涉及该共和国的人民，而且是涉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英联邦领导人再次呼吁南非政府接受著名人士小组所提出的谈判概念。但而，1986年5月南非攻击博茨瓦纳、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时也就粗暴地拒绝了这一建议。

在温哥华召开的种族隔离会议上，为了对种族隔离以及对南非邻国的危急困境（参见第A/42/677号文件）作出反应，我们在该讲坛集中讨论四个主要问题：第一，制裁；第二，援助前线国家；第三，如何进入南非，援助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和反对派；第四，关于促进对话的办法。

加拿大同意英联邦国家关于经济和其它方面的制裁对南非具有重大作用的观点。他们肯定，扩大、加紧和增强制裁的执行必须是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应的重要部分。英联邦国家还决心为确保一项共同执行的全球制裁的方案进一步努力。它必须包括由大部分英联邦和许多其它国家采取的措施。

英联邦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加强该区域各国反抗南非的破坏安定的斗争的迫切需要。我们从这一辩论中可以看出，破坏安定的行动破坏前线国家的发展，使依赖南非的局面永久化。在此，我愿引用英联邦首脑会议的一段声明：

“面对着一个系统地破坏这些国家经济的运动，英联邦应对——并鼓励更广泛的社会对——该地区的需求采取更全面的看法：为了促进摆脱对南非经济的依靠，并为反对南非侵略的斗争提供安全保证，援助是需要的。”（A/42/677, annex II, para 14）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英联邦首脑同意倡导一项与南部非洲发展与合作会议（SADC）目标一致的加强抵抗方案。该方案将重点注意在莫桑比克的杯波波铁路干线以及马普托港的重建和保护工作。

所有英联邦成员国一致同意应给予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受害者更多的援助。

其中的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对在押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人道主义和法律上的援助。同意在教育等方面给予经济和社会发展援助。同样，所有会员国一致同意英联邦应寻求真正促进内部对话的机会。共同体将以新闻节目对付南非的宣传，反击今年它对新闻媒介实行的检查。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为了促进这些目标，决定建立一个由澳大利亚、印度、圭亚那、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加拿大参加的外交部长委员会，并在1989年吉隆坡召开的下一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之前定期会晤，加拿大外交部长克拉克阁下已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昨天，他在渥太华召开的下议院会议上宣布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于二月初在卢萨卡召开。

该委员会将研究各种扩大和加强已有的经济措施方案的途径，包括检查制裁被挫败的原因，研究制裁对南非财政关系的影响。同时，该委员会的首要工作是鼓励和援助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对审查制度和宣传进行反击。最后，它将以大部分时间帮助前线国家找出有效途径，不依靠南非自行发展，并反对其破坏安定的做法。

加拿大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向南非明确表示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容忍的。虽然连博塔总统也不得不表示种族隔离已“过时”，但是，可悲的是，至今改革仍没有触及到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结构。事实证明，目前在南非仍然是以种族来决定你是否可以生存或工作，以种族决定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并以种族决定大多数人丧失政治权利。

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南非将不可能与世界各国保持正常的关系。我们知道，大部分在座的国家都已采取具体行动反对种族隔离。我国完全履行上月在温哥华会议上重申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一致同意的措施。

显而易见，国际压力正日趋明显。经济制裁增加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代价。事实证明，南非的商业界对经济制裁表示重视，并向其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实质性

的改革以便减缓国际压力。

国际制裁显示出世界各国人民对种族隔离的憎恶。当然，从本质上着，制裁在心理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起重大影响作用。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制裁表明他们并不孤立；他们的事业受到全世界的支持；同时制裁表明他们有希望的理由。对那些企图延长种族隔离的人，制裁将提醒他们代表人类文明行为的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永远不能为种族隔离的做法辩护。

此外，我们已注意到比勒陀利亚政府已开始感到来自非洲内外的压力。在白人社区开始接受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人数持续增长。他们日益愿意主动进行对话。我们的芬兰同事刚才提及的由南非民主选择学会组织的达喀尔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扶植这一进程的发展。

南非政府必须承认应及早在南非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它必须与南非人民的真正领导进行谈判，而不是有选择地挑选它能在谈判桌上忍受的代表。最近，该政府释放了非洲国民大会领袖戈范·蒙贝奇先生。加拿大同大家一起欢迎这一姿态。但是不应仅限于此。能够允许蒙贝奇先生旅行，并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地演讲吗？什么时候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它政治犯和在押者？什么时候释放在押在南非监狱的儿童？

谈判不能在领导人仍在狱中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不能在成千上万的南非人仍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扣押的情况下进行。为了避免一场大流血，现在在南非监狱中衰弱下去的领导人们的历史和道义威严是一项极宝贵的财富，绝对不可丧失。

这个星期以来，我们又得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说明南非在该区域进行无情的破坏稳定的活动。加拿大一再谴责南非入侵邻国。实际上，我们非常惊讶地了解到，南非总统亲自到安哥拉南部视察南非军队，这进一步表明南非公然侵犯一个邻国的领土完整。南非把自己的行动解释成为维护民主世界不受共产主义统治的行动。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大家都知道南非的主要问题是种族隔离制度，决不能用

民主的价值来为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

博塔宣布，南非是从其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的领土上发动对安哥拉的袭击的，同南非的大多数一样，纳米比亚人民被比勒陀利亚剥夺了自己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我们坚决谴责南非占领军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

南非藐视国际社会的要求，表现在南非不断采取拖延的战术；表现在对纳米比亚进行压迫和军事占领；表现在把纳米比亚作为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也表现在南非设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企图扼杀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

2月份，在加拿大一个非政府间联盟“非洲—加拿大伙伴关系”的促使下，我作为与会的一名议员，带领一个特别代表团到莫桑比克访问，代表团成员由政府、教会、非政府间组织、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代表组成。我们走遍莫桑比克各地，亲眼看到破坏稳定的活动对这个前线国家所产生的严重和悲剧性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大屠杀。我们看到被炸毁的桥梁、油库和输电线。我们参观了被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烧毁的学校和医疗卫生设施。我们还注意到加重危机的灾难：莫桑比克遭受了严重的干旱，这场灾害危及了非洲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战争所带来的饥荒夺去了25万莫桑比克人的生命。今天在我们讨论这个区域，讨论种族隔离这一痼疾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的分析是350万至400万莫桑比克人面临饥饿的危险。

我应当告诉大会，在贝拉城逗留的三天提醒我注意，这一港口和铁路同内陆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连结起来的重要性。但是，我也决不会忘记我看到了50万人口拥挤在最多只能容纳15万人口的城市里，以便受到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的袭击的情况。我同大家一样生活在100度的高温中，没有电气、食品、水或卫生设备。我同其他人一道到市场上去寻找食品，到医院一看那里连医治伤病员的基本的医药都没有。在二十英里之外的栋多有食物，但是没有道路或车辆将食物运输到这座遭受饥荒的城市，看到这种情况我不禁感到气愤和失望。我要告诉大会，破坏稳定的活动已经涉及到切身的利益。统计数字从来没有象这样让我想起一张

张的脸。

我也要向大家报告加拿大人个人正在作出的反应。加拿大的15个全国机构已经联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加拿大政府也作出了反应，以帮助减轻莫桑比克人民的痛苦。最近，加拿大政府同英联邦的伙伴国家一道在温哥华设立了一项向莫桑比克提供技术援助的特别基金。

但是，莫桑比克的情况并不是独特的。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具有发展中经济的脆弱性。这些国家都依赖南非。这些国家遭受的破坏和颠覆阻碍了这些国家寻求一种可行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加拿大对这一区域的关切也具体地表现在今年早些时候马尔罗尼总理亲自到前线国家去访问，并且在这次具有象征性的访问中进行了公开的讨论。

在种族隔离制度被消除之前，南部非洲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自由。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用克拉克部长的话来说：

“南非政府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都应当知道，加拿大准备继续动员自己的资源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持续地施加压力并带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及其所产生的暴力。”

主席：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他希望介绍题为“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A/42/L.36。

弗姆先生（瑞典）：我荣幸地介绍有关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A/42/L.36，今年这项决议草案至少由联合国的44个会员国共同提出。

这项信托基金是二十多年以前设立的。这项基金具有人道主义的目的：向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受迫害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救济和其它援助。几年来，这项基金不断地发挥重大作用。此外，这项信托基金已经具体地证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也在行动上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自1965年以来，这项基金向南非和纳米比亚在歧视性种族隔离法律之下受迫害的几千人捐助了总数达三千多万美元的款项。

本星期大会的辩论表明我们共同严重地关注南非和纳米比亚几千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包括不分种族的群众性民主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工会领导人、社区和教会领导人和学生所遭受的空前的镇压。在秘书长有关这项基金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明这种镇压的深度和广度的充分事实。

尽管法庭受到严格限制，律师们还是向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政治拘留者提供了重大的救援。在通过联合国托管基金会提供的法律援助下，在今年几百个案件中，拘留者获得释放，判刑得以减轻，家属得以探监。我相信，基金会向反对种族隔离法律民间行动提供的支持和在这些案件中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行动对于捍卫基本人权意义重大。这一行动同样有助于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民主、不分种族社会的事业。

在过去几个月中，托管基金会收到了关于迫切需要更多资金的几份报告。案件的数目剧增，支持这些案件的开支直线上升，参加这一工作的各个机构无法在必要的程度上加以满足。

因此，我们在该决议草案中强烈呼吁向托管基金和自愿机构提供慷慨和更多的捐助。我们在决议草案中表示，我们赞赏已经为此目的进行捐助的政府和组织。作为托管委员会的主席，我对众多的政府向基金捐助表示赞赏，并呼吁没有捐助的政府采取同样行动。我不能不提到，四个国家政府的捐助超过了基金预算的75%。我特别希望有关的工业化国家能够向基金提供或增加捐助。我希望，在此或其他地方说出的有关反对种族隔离和声援被拘留或囚禁的种族隔离受害者的话能够体现在增加向托管基金捐助这一行动中。

最后，我要代表决议草案A/42/L.36的提案国表示，我们希望大会能够象前几年处理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决议草案一样，不经表决地一致通过今年的决议草案。

下午1点10分散会。